

leaders

领导人

新华出版社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白玫 译

卢佩文 隋丽君 校

领导人

新华出版社

LEADERS

by Richard Nixon

根据美国 Warner Books 1982年10月第一版译出

领 导 人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白 玫 译

卢佩文 隋丽君 校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插页2张 326,000字

1983年4月第一版

1988年6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印数：65,001—115,000册

ISBN 7-5011-0049-7/D·7 定价：3.50元

（内部发行）

0020124

出版说明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以回忆录的形式记述了他曾会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执政的很多国家的首脑人物。其中约以三分之二篇幅叙述了除美国以外的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政府首脑：英国首相邱吉尔，法国总统戴高乐，日本首相吉田茂和战后作为驻日本占领军统帅的麦克阿瑟，西德总理阿登纳，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以及我国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本书还以约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意大利总理加斯贝利，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印度总理尼赫鲁，菲律宾总统麦格赛赛，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和果尔达·梅厄，埃及总统纳赛尔和萨达特，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等。作者在叙述其中主要人物时还涉及很多其他有关人物。据报道，此书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出版后已在美国成为一本畅销书，英国一家电视公司正根据此书拍摄电视系列片。

尼克松从一九四七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在他就任八年美国副总统（一九五二年——一九六〇年）和五年总统（一九六九年——一九七四年八月）期间，曾有机会广泛接触世界各国的政府首脑。本书既有作者会见这些政府首脑时的情景和交谈等第一手材料，也有作者收集到的关于这些人物的介绍和背景材料，还有作

者本人的评价和看法。这些对于研究国际问题和现代世界政治史都有一定参考价值。然而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作者对材料的取舍，对人物的评价等方面也充分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书中对共产主义不乏攻击，对我国领导人也有诬蔑之处，特别是有些材料是歪曲和失实的。但是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本书的全貌，我们只在个别地方作了删节，相信读者自会鉴别。

本书的注释均为译者所加。原书索引部分译时从略。

目 录

1、叱咤风云的人物

改变了世界的领导人..... (3)

2、温斯顿·邱吉尔

当代的人中之杰..... (10)

3、夏尔·戴高乐

领导奥秘..... (52)

4、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吉田茂

东方和西方会合..... (104)

5、康拉德·阿登纳

西方铁幕..... (170)

6、尼基塔·赫鲁晓夫

权欲熏心..... (214)

7、周恩来

官僚家庭出身的革命家..... (275)

8、新世界

变革时期的新领袖..... (313)

9、角斗场上

关于领导工作的几点感想..... (405)

作者后记

献给未来的领导人

人早聘由來未餘補

叱咤风云的人物

改变了世界的领导人

随着伟大的领导人物的脚步，我们能听到历史的隆隆雷声。自古至今，从古希腊人、莎士比亚直到当代，没有什么题材比伟大的领袖人物的生平对戏剧家和历史学家更具有经久不衰的吸引力。是什么使得他们与众不同？是什么造成了存在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那种无法形容的电一般的吸引力？

这些领导者所扮演的角色之所以如此引人入胜，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的表演令人动容，而是由于这些角色的重要性和影响。剧终幕落以后，观众们一个个步出剧场回家照常过自己原来的生活。当一位领导人一生事业的最后的大幕落下的时候，观众自己的生活已经发生变化，历史的道路也可能有了很大的更改。

过去三十五年，在一个不寻常的历史时期里，我以难得的机缘通过亲身接触研究了当代世界的领袖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个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中间，除斯大林以外我都认识。我访问过八十多个国家，不仅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交往，而且还目睹他们从事活动的环境条件。我看到一些领导人成功了，一些领导人失败了；我还有机会从我个人经历的角度来分析他们

成败的原因。我自己身历了权势的顶峰和政坛的坎坷，因而懂得一个人未到过崖底就不能真正领略峰高。如果坐在一侧旁观，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推动一位领导人的动力是什么。

在我担任公职的年月里，别人向我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是：“你认识的领导人中间谁最伟大？”对这个问题不可能作简单的答复。每一个领导人都属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环境；领导人和国家是不能调换的。邱吉尔固然伟大，但是很难想象他在战后德国扮演象康拉德·阿登纳所扮演的那么成功的角色。但是阿登纳也不可能象邱吉尔那样在英国存亡关头唤起民众同仇敌忾。

能使一位领导人巍然列为伟大人物的有三个因素：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家和重大的事件。邱吉尔曾经在评论十九世纪英国首相罗斯伯里勋爵时说，这位勋爵的不幸是他生活在一个“人才辈出但是不出大事的时代”。我们通常把战时的领袖放在比和平时期的领袖更高的位置上。究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战争本是惊心动魄的事件，一部分是由于史书总是对战争大书特书。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只有在一位领导人的能力受到最大限度的考验时，我们才能充分衡量他的伟大程度。我在荣誉勋章授勋仪式上常常暗自思忖：有多少获得勋章的人在平时想必显得平凡普通，直到遇到不平常的挑战的考验的时候，他们才以非凡的英勇气概奋然而起。没有这种挑战，他们就不会表现出他们的勇气。在领导人身上，战争的考验使他们显露出种种易于衡量的品质才能。和平的挑战纵然同样严峻，但是领导人在克服这些挑战上所取得的胜利既不令人注目，也非一目了然。

平庸的人物在重大的危机时刻领导一个大国显然通不过进入伟人行列的考试。出类拔萃的人物在一个小国家里可能显示出伟

人的种种品质，但是却永远得不到公认。还有一些人物，虽然是大国里的雄才，却生活在巨人的阴影下，如周恩来生前始终谨慎、小心地让水银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有一点必须明确区别：人们通常颂为“伟大”领袖的人物未必是善良的人。俄国的彼得大帝是个凶残的暴君，凯撒、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并不是以他们有政治家才能而是以他们的东征西讨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我们讲到历史上的伟大领袖的时候，只是偶然才是指一些把治国之道提到更高的道德水平的人物而言。事实上，我们一般谈到的是那些纵横捭阖运用权力大展宏图以致大大改变了他们的国家的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的人。邱吉尔和斯大林都是伟大的领导人，只是表现方式不同。但是，没有邱吉尔，西欧可能已沦于奴役地位；没有斯大林，东欧可能已经得到自由。

在写到领导才能的时候，我不禁想把我在政府外面一些领域里认识的某些杰出的领导人包括进来。我曾看到一些大公司和大工会的领导人以不亚于任何政治活动家的顽强精神一路拼搏登上顶峰，然后又以足与外交部长媲美的外交手腕运用权力。学术界与政党的代表大会一样勾心斗角，其复杂程度不下于当年的拜占庭。我在新闻界认识的一些领导人——例如亨利·鲁斯——比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的影响更大。

但是本书只是极具体地叙述我了解最深切也与我关系最大的一类领导工作：介绍那些不仅以领导地位赋予他们的权势，而且以责任感领导国家的人物。

本书谈及的每一位人物各有自己的在他本人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目标、理想和事业。有些人物肯定将名垂史册，还有些人物也

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不再为人所记得。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可以告诉我们，或是关于领导工作的要素，或是关于在这几十年里席卷世界的种种冲突。

还有许多我所认识的领导人，我希望能写入本书但是结果并未述及，如墨西哥的阿道弗·鲁伊斯·科蒂内斯、阿根廷的阿图罗·弗朗迪西，哥伦比亚的阿尔维托·耶拉斯·卡尔戈和具有远见卓识、开发了本国内地的巴西总统儒塞利诺·库比契克等杰出的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导人。还有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逊和约翰·迪芬贝克，他们两人个人秉性不同，政治方向有异，但是都深以加拿大的前途为念，对世界也都有明确的看法。巴基斯坦总督吴拉姆·穆罕默德和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一位在私下与他给公众的印象完全不同的人物。教皇庇护十二世和保罗六世两人各以自己的方式不仅在精神领域而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还有一些在战后国际社会中起先驱作用的领导人物，如比利时的保罗—亨利·斯巴克，意大利的曼利奥·布罗西奥，法国的罗贝尔·舒曼和让·莫内。本应列入本书的人物还有许多，这里只是略举几位，但是仅此也足可见近几十年里世界上领导人才辈出，各有千秋。

在后面几章里论及的人物中，有些人我之所以收入笔下是因为他们形象崇高或者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些人是因为他们本身的为人令人发生兴趣，还有些人是在这个动荡的历史时期冲击世界的一些力量的代表。我没有把美国的领导人物收入本书，只有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例外，他的最有长远意义的贡献是对现代日本的形成所起的作用。

历史书多数是阐述历史大事件，只是附带述及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角色的人物。本书叙述的是领导人以及他们如何塑造了一件件历史事件，叙述了他们如何影响了局势以及他们之间有何差异，叙述他们个性中促使他们影响局势的特点以及他们如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伟大的领导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既需要过人的意志力，又需要过人的远见。在美国，长期来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这个国家真正需要的是找一位头等的实业家，一位已证明能把一个大规模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效率很高的人物来管理政府。这种看法不切实际。经营管理是一回事。领导工作又是一回事。正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的沃伦·本尼斯所说：“经营管理人员的目标是使事情按照应该有的秩序进行。领导人的目标是做应该做的事情。”

领导工作不止是技术，虽然技术是必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营管理好比散文，领导工作好比诗。领导人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考虑象征、形象和那种能成为历史动力的鼓舞人心的思想。说服人民靠理智，打动人民靠感情；领导者必须既能说服人民，又能打动人民。经理想到今天和明天，领导人必须想到后天。经理代表一种过程，领导人代表历史的方向。因此，一位经理要是没有了管理对象，就什么都不是，但是一位领导人即使下台了，仍然有他的追随者。

伟大的领导需要有伟大的远见，一种激励着领导人并使他激励国民的远见。对伟大的领导人，人民有爱也有恨，很少会对他满不在乎。

一个领导人只是知道应该做什么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能做应该做的事情。没有能作出正确决定的判断力和眼光的人成不了领

领导人，因为他缺乏远见。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但是做不到的人成不了领导人，因为他缺乏能力。伟大的领导人需要既有远见又有做到应该做到的事情的能力。他雇用经理们帮助他做到这些事情，但是唯有他才能确定方针并使人们得到动力。

牢牢地吸引一位领导人的伟大事业可能是创造某种新事物，也可能是维护某种旧事物——而站在一场冲突对立面的领导人所热衷的事业与他针锋相对，这个领导人还往往是强有力的。强的领导人领导的弱的事业可能战胜弱的领导人领导的强的事业，也就是说坏的事业可能战胜美好的事业。世界上没有一套简单的可以据以预言历史或者判断历史的不变的定律。往往就象领导人本人一样，有些事业在事过境迁时回顾起来会是另一种样子。人们有时以成败论英雄。历史学家容易对胜者比对败者宽厚，无论就事业而言还是就领导人物而言。

我所认识的所有的真正坚强的领导人全都有高度的智慧，严于律己，刻苦工作，极其自信，胸怀理想，自己为理想而奋斗，也推动他人为这个理想而奋斗。他们全都高瞻远瞩，有些人的眼光比另一些人更深远清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些年是比世界历史上任何可以比拟的时期变迁更大更急剧的时代。我们看到了随着超级大国的崛起和对抗而发生的巨人之间的冲突，看到了随着古老帝国为许多新国家所取代而出现的一系列地动山摇的动乱，看到了因武器发展甚至超越了科学幻想小说在人们头脑中引起的奇想而带来越来越大的危险的时代。伟大的事件造就伟大的领袖。动荡的时代既出最优秀的人物，也出最恶劣的人物。赫鲁晓夫是一个有权势的领导人，但也是危险的力量。毛泽东移动了山岳，但也摧残了数百万生灵。

未来的年代需要最高超的领导才能。常言道，不研究历史的人注定要重蹈历史的覆辙，反之，如果一个时代的领袖人物比前人对未来看得更远，那是因为他们有已往者的前车之鉴。本书写的是已成过去的领袖，但是是为未来的领袖而写。本书所叙述的每一位领导人都曾研究过去并从中得到教益。倘若我们也能从他们身上得到教益，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就能有更大的可能向前迈进。

温斯顿·邱吉尔

当代的人中之杰

温斯顿·邱吉尔年轻时曾向一位朋友谈论过人生的意义。他的想法既合乎哲理又十分坦率。他说：“我们都象小虫一般渺小。”他随后又说：“不过，我认为，我是一只萤火虫。”

邱吉尔对自己的命运具有坚定的信念，一生始终受这种信念的支配。这曾使某些人恼怒，但也给很多人以鼓舞。当他追求自己决心达到的目的时，他不知道什么叫“不行”，尽管别人时常提到这个字眼。一旦他投身于打仗和竞选，他便把“失败”一词从自己的词典中剔除。

我第一次见到邱吉尔是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当时他以英国首相的身份来华盛顿访问，我率人去机场迎接。那天我等待他的飞机到来时那种热切期待甚至兴奋不已的心情，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当时，我已经周游过世界，会晤过各国和国际上的许多领导人和知名人士。但是谁也不能与邱吉尔这位非同凡响的传奇式人物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太平洋服役时，曾被他的讲话所深深打动，就连罗斯福总统的讲话也没能那样打动我。进入政界后，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他在勇气和耐力经受最严峻考验的那

个时期担任英国领导者，这件事对于世界具有什么意义。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来评价他也尚嫌不足。他是二十世纪的领导人中间的巨人之一。

按照当时的礼仪，总统只去机场迎接来访的国家元首，而来访的政府首脑则要在白宫会见总统。因此，如果是英国女王来访，就应当由艾森豪威尔去迎接，而迎接英国首相就自然轮到我去。这是我的幸运。

头天晚上，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准备了一篇一分半钟的欢迎词。当他的飞机出现在上空时，我还赶紧在脑子里温习了一遍。

四引擎的同温层飞机降落了。它沿着跑道向前滑行了一段，在我们的面前稳稳停住。机舱门打开了，不一会儿，邱吉尔便独自出现在舷梯顶上，头戴一顶银灰色礼帽。他显得那么矮小，使我有些诧异。这也许是因为他有点佝腰弯背，那颗大脑袋似乎由躯干支撑着，好象没有脖子似的。实际上，邱吉尔身高五英尺八，你决不会想到称他为“矮子”，就象你决不会这样称呼身高五英尺八的西奥多·罗斯福①一样。

他的助手们凑近去想要搀扶他走下舷梯，但他迅速环顾了一下四周，看见下面欢迎的人，还有摄影机，便拒绝了他们的搀扶，拄着一根金头手杖缓缓地顺着舷梯走下来。由于他在前一年曾患中风，所以每走一步都非常犹豫，显然对自己没有把握。下到大约一半时，他注意到有四名空军军人在向他敬礼，便停了一停，向他们还礼。

我们握手时，他说他对我们初次会面感到很高兴。他象很多英国人那样，握手时只是轻轻一碰，不是把手紧紧握住。他向国

① 西奥多·罗斯福（一八五八至一九一九年）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